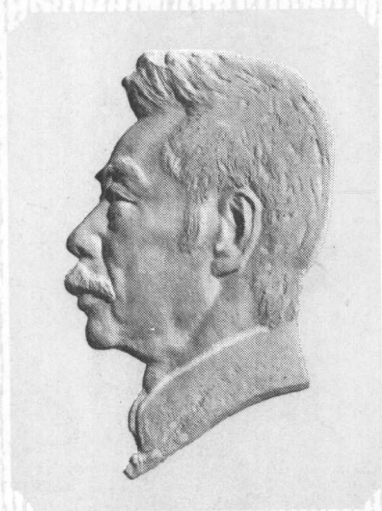




鲁迅全集

竖琴
一天的工作



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一九三四年）

鲁迅全集 第十九卷 目次

竖 琴

前记	七
洞窟(M·札弥亚丁)	三
老耗子(M·淑雪兼珂作，柔石译)	三
在沙漠上(L·伦支)	三
果树园(K·斐定)	五
穷苦的人们(A·雅各武莱夫)	七
竖琴(V·理定)	九

亚克与人性 (E·左祝黎)	二六
星花 (B·拉甫列涅夫作，靖华译)	二五〇
拉拉的利益 (V·英培尔)	二九
『物事』 (V·凯泰耶夫作，柔石译)	三九
后记	二四二

一天的工作

前记	二五七
苦蓬 (B·毕力涅克)	二六三
肥料 (L·绥甫林娜)	二六二
铁的静寂 (N·略悉珂)	二六
我要活 (A·聂维洛夫)	三六
工人 (S·玛拉式庚)	三六七

一天的工作 (A·绥拉菲摩维支作，文尹译)	三六九
岔道夫 (A·绥拉菲摩维支作，文尹译)	四〇九
革命的英雄们 (D·孚尔玛诺夫)	四三七
父亲 (M·唆罗呵夫)	四六九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 (F·班菲洛夫，V·伊连珂夫)	五〇三
后记	五二

竖

琴

前记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介绍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但已经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兴了，就招来了两标军马的围剿。创造社竖起了『为艺术的艺术』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现』的口号，要用波斯诗人的酒杯，『黄书』文士的手杖，将这些『庸俗』打平。还有一标是那些受过了英国的小说在供绅士淑女的欣赏，美国的小说家在迎合读者的心思这些『文艺理论』的洗礼而回来的，一听到下层社会的叫唤和呻吟，就使他们眉头百结，扬起了带着白手套的纤手，挥斥道：这些下流都从『艺术之宫』里滚出去！

而且中国原来还有一标布满全国的旧式的军马，这就是以小说为『闲书』的人们。小说是供『看官』们茶余酒后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优雅，超逸，万不可使读者不欢，打断他消闲的雅兴。此说虽古，但却与英、美时行的小说论合流，于是这三标新旧的大军，就不约而同的来痛剿了『为人生的文学』——俄国文学。

然而还是有着不少共鸣的人们，所以它在中国仍然是宛转曲折的的生长着。

但它在本土，却突然凋零下去了。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 S.

Merezhkovski i Z. N. Hippius) 库普林 (A. I. Kuprin) 蒲宁 (I. A. Bunin) 安特来夫 (L. N. Andreev) 之流的逃亡 阿尔志跋绥夫 (M. P. Artzybashev) 梭罗古勃 (Fiodor Sologub) 之流的沉默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只剩下 勃留梭夫 (Valeri Briusov) 惠垒赛耶夫 (V. Veresaiev) 戈理基 (Maxim Gorki) 玛亚珂夫斯基 (V. V. Mayakovski) 这几个人, 到后来, 还回来了一个 亚历舍·托尔斯泰 (Aleksai N. Tolstoi)。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 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 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至一九二〇年顷, 新经济政策实行了, 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 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 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 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

这一派的出现, 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 在列宁格拉『艺术府』里的第一回集会的, 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 那立场是在一切立场的否定。淑雪兼珂说过:『从党人的观点看起来, 我是没有宗旨的人物。这不很好么? 自己说起自己来, 则我既不是共

产主义者，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也不是帝制主义者。我只是一个俄国人，而且对于政治，是没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尔塞维克，和他们一同布尔塞维克化，我是赞成的。……但我爱农民的俄国。这就很明白的说出了他们的立场。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给他们支持的。托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然而，单说是『爱文学』而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徽帜的『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也终于逐渐失掉了作为团体的存在的意义，始于涣散，继以消亡，后来就和别的『同路

人』们一样，各各由他个人的才力，受着文学上的评价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国又曾盛大的介绍了苏联文学，然而就是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这也是无足异的。一者，此种文学的兴起较为在先，颇为西欧及日本所赏赞和介绍，给中国也得了不少转译的机缘；二者，恐怕也还是这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反而易得介绍者的赏识之故了，虽然他自以为是『革命文学者』。

我向来是想介绍东欧文学的一个人，也曾译过几篇『同路人』作品，现在就合了十个人的短篇为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别人的翻译，我相信为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将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罗在内，使这本书较为完善，但我相信曹靖华君的烟袋和四十一，是可以补这缺陷的。

至于各个作者的略传，和各篇作品的翻译或重译的来源，都写在卷末的后记里，读者倘有兴致，自去翻检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鲁迅记于上海。

洞窟

M · 札弥亚丁

冰河，猛犸，（注一）旷野。不知什么地方好象人家的夜的岩石，岩石上有着洞穴。可不知道是谁，在夜的岩石之间的小路上，吹着角笛，用鼻子嗅出路来，一面喷起着白白的粉雪——也许，是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犸，也许，乃是风。不，也许，风就是最象猛犸的猛犸的冻了的呻吟声。只有一件事分明知道——是冬天。总得咬紧牙关，不要格格地响。总得用石斧来砍柴。总得每夜搬了自己的篝火，一洞一洞的渐渐的深下去。总得多盖些长毛的兽皮……

在一世纪前，是彼得堡街道的岩石之间，夜夜徘徊着灰色的拖着长鼻子的猛犸。用

（注一）Mammut，古代的巨兽，形略似象。——译者。

了毛皮，外套，毡毯，破布之类包裹起来的洞窟的人们，一洞一洞地，逐渐躲进去了。在圣母节，（注二）玛丁·玛替尼支去钉上了书斋。到凯山圣母节，（注三）便搬出食堂，躲在卧室里。这以后，就没有可退的处所了。只好或者在这里熬过了围困，或者是死掉。

洞窟似的彼得堡的卧室里面，近来是诺亚的方舟之中一样的光景——恰如洪水一般乱七八糟的净不净的生物，玛丁·玛替尼支的书桌，书籍，磁器样的好象石器时代的点心，斯克略宾（注四）作品第七十四号，熨斗，殷勤地洗得雪白的马铃薯五个，镀镍的卧床的格子，斧头，小厨，柴，在这样的宇宙的中心，则有上帝——短腿，红锈，贪婪的洞窟的上帝——铸铁的火炉。

上帝正在强有力地呻吟。是在昏暗的洞窟之中的火的奇迹。人类——玛丁·玛替尼支和玛沙——是一声不响，以充满虔诚的感谢的态度，将手都伸向那一边。暂时之间，

（注二）十月一日。——译者。

（注三）十二月二十二日。——译者。

（注四）Aleksandr Scriabin (1871—1915) 俄国有名的音乐家。——译者。